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

列傳

宋 一百四

杜範

楊簡 錢時

張慮

呂午 沆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

發州司法紹定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
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致弊必有原救弊必
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
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
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
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
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
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

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
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
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
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願以其講明
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
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遊痛矯宿弊斥去奸
邪然廟堂之上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

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
尚新而已頌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
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錄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
理宗深然之丞相鄭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
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
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閭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
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
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

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不行棄城者巧計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劫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閭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

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
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
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
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範始以不得其
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
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
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
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

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蹇廉鮮恥鳴復將出關帝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

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公富人
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
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
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
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
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物
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
充斥剽掠成風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羣盜假名

而崛起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皆權相三十年醜成之耳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

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請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

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
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
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留晉之等論範及
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
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
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
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
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

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儲材能嚴薦舉懲贓貪專職任久任使抵僥倖重間寄選軍實招土豪疏溝洫治邊理財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求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是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

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
綴合肥令不得相接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
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
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

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按陸九淵

象山集象山過富陽夜集雙明閣教提本心二字因問
如何是本心陸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是本心簡
曰兒時已曉此語畢竟如何象山終不易其說次日有
一鬻扇者訟至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象山曰適來斷

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君之本心簡
忽大省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師
事
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

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
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鞠
之簡白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
必撻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
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
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

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知
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
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
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
士會斥丞相趙汝愚簡上書言汝愚之忠未幾亦遭斥
主管崇道觀嘉定中歷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
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
誦為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

近在人心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帝目送久之以面
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
私嗾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
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
廷愛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
旗立巡尉庭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
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賞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

城中謹踊名揚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
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
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改工部員外郎遷
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
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
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
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奏哀痛

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
觀除寶謨閣待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寶慶元
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敷文閣
直學士累加中大夫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
卒贈正奉大夫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
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
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
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一曰募兵屯田

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
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
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
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
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
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
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字子是
淳安人幼竒偉不羣絕意科舉究明理學主講席學者

興起政事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風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寶祐間守李鏞祠于學

張慮字子必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邨進士升名慮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為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邨

慮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為之期尚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缺薄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則何患之能

備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
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
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
振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不知元氣已傷而不可再
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
以一切之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
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
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

集而根本已賸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凡此皆有累於
祖宗仁厚之德此早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
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
預編寧宗會要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遷
事有二病戰則當知彼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
已當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用人不可以
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
出知南康至郡剖決滯訟衆皆悅服轉運使以錢萬二

予緡置平糴於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悛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祗奉故事如或

為其所給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於呂
不韋然入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
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
命下而卒詔贈四官謚文靖

按兩浙名賢錄載慮卒謚
文靖宋史本傳不載今據

補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
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

力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
交馬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
廬兵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
有公積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午執前說柔
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欲黥二兵午徐曰
廬州初無公積則可有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
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貴誼守太平
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辟為幕

屬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迂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
塗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
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良朋旋兼沿海制置司事
海寇未平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
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
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
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
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

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運使罷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辯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間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蔡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
李宗勉深以蔡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
與蔡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
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薄心知敬午而內
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嫉董復亨
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為
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

書高之不欲午在經筵欲撼之以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帝手詔趣留之午乃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間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縣主簿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

皆決之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書左右郎官
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
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闢子沆力言非便似道
大怒調將作監簿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
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佑元年三學伏
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吳昌裔字李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逐時
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

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性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
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
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
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顥
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做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
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
士斥羨錢二十萬贖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攝郡事御
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校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

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力辦
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為軍器
監簿改將作監簿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
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敷天工未
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
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
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有爭常州田
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連百餘人視其贖乃趙善

湘之子汝楨汝樺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
洊雷春大雨雪昌裔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
授皆以為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
之禍皆此陰類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
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
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積軍之趙措
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响年老智衰其
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

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且援靖康之弊痛哭言之黜為大理寺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為謀者數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襍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

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
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
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
駒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
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如集英殿修撰以寶章閣待制致
仕卒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開習初昌裔
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
采人至和諫詩以佐之然才七閏月以遷故莫不惋

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歙縣人簽書樞密院勅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建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戕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敵
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精究義理調桂陽軍平陽
縣令縣連溪峒蠻蜚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
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
餘兩而平陽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坐發價輕可
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力請蠲損之
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康衆至千

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接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
嘗一涉其境不虞網之至也相率出迎網已夙具酒食
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
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發粟
賑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為
侍御史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網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擢監行在左藏西
庫屬金宣宗初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
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
口總司令盱眙守臣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
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
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

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糧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
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避之提轄東
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揚楚
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
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
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
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
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

堰以障鵞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
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
常平淮未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
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吟域豈為
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
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異潤
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
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

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厯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

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

民盡耕閒田則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
餘蓄是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
其無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弊滋鹽
本日侵帑儲空竭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
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網挾槌隱伏凡虛額無
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綱約已率
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塲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
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綱核名實敬言稽慢區畫處分餉

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
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殘其主不
遇而殺其子誦調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衛囚之寃者台
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
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
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
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
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

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十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堯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歡訢忘勦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寔蕩瀕海籍塘為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

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竒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為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賑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

有經總制案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偽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十緡而宿弊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為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平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

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
仍賜金帶卒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遇事立決公庭如
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論事援
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
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知安溪縣
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
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

舛逆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必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稔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做白

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必拜祠命而辭職名進職一等致仕卒初必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必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後數年開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

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
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
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
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
龍圖閣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一

列傳

宋一百五

王震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王震字定叟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
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爲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

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鄂帥鍾興嗣戍邊為隨軍都錢糧官總領恭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璽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

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東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

楚城門賊氣為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節制黃
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
霆帥所部為掎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為閣門舍人入
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
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
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寔深軍儲未豐而
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
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

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迂意而連譴以言郡
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
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餵虎夫以規
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
誤上聽誠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
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
大夫出知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
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

濠職事修舉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以
為寔可守之乃知光州蕪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
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
光人遂安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固辭丞相鄭清
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寔寔不從且曰士大夫
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遷達州
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遷淮西馬步軍副
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

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人為盜霆
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為莫若
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
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
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
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霆曰秋
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
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

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壽昌軍
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
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
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
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淦陽置于
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
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鄞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
誅攝府事字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
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丁
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
錢以糴且寬權酤民以為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
會水潦洊饑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
須臾米溢于市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

辦為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
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
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
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復自用誤謂總領
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
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
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况又隆興間得旨為之非擅也
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

辨其顛末損乃釋然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
家百需皆仰消井鹽利來者徃徃因以自封殖制置司
又榷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蠲重賦差知綿州
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
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綿以闔成都安撫使黃
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
部分諸軍扼清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
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

而已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又曰

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箎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

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今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索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則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戡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

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饒
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
兩司之責極其勞勤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
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
極言時弊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
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
善乎既對人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
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尋以

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為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疏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沔州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
貼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
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
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
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
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
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

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歷書成上進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

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升福建安
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
贈少保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中
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
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
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文字

端平二年稼死事于沔時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
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
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哀傷不已無意仕進
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
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
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
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迂嵩
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

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

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

按宋史本傳作淳熙二年考淳熙孝

宗年號也淳祐為理宗年號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成于理宗淳祐二年淳熙應為淳祐之誤今改

四朝

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然書已登進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祕書郎六

年正月朔日食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
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
請投荒或請勒休乃一切寢而不宣俾於襲經之時妄
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是以訛言並興善類
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
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
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
事首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

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
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
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詭道樂媮憚勞陛下虛心
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
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
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言
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寵襍宮禁竒衰贖貨外交
坐視不問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於

是羣儉悚懼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
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為郡雖豐歲猶
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于朝得米萬
石以賑濟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
州沈墜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
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
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沈墜者簽書樞密院事史
宅之妻黨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臣身

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乞併臣鑄罷以戒奉使無
狀章上七人竟罷去未幾坦亦罷移湖廣提點刑獄薦
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
食資彊賊劫殺平民首吏受賕左右之斯得研鞠得其
狀黥配首吏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衡老壻吳自性
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
得復正其罪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黥配自
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

改禮部郎中權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
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迂旨諸臣遇絕衰說主
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
意可回和氣可召會給事中趙汝騰去國斯得言汝騰
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
得失者衆或惡其謹諷遂謂空言無補國事斯得因轉
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
壓姦袤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

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
言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
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
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
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
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
為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
史拜浙西提點刑獄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

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
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
大水為災連年旱暵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
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
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
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
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
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元軍下襄陽

斯得疏論言事最為切要遷工部侍郎求外以顯文閣
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
斯得痛國事之阡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
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
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
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

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燦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為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為雷雨壞神主遷御

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
軍器丞累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朝得賜僧牒
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均齊而勿勸糶忠
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

蓋藏

按宋史本傳藏字下旁注闕字下空白
七字接所見寢異四字文理不屬從刪

以言去主

管沖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召為
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為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理
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既而宰

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

喪宮中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

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優崇恤典
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
者靡所致力六曰近幸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
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
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七曰當
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
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放僉
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是以正士

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凡可以得賭者無不為也疎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墮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

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為朋
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
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
撥繁剝劇似其父杓歛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
聞乎棊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調吳縣
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

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為
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
將鑿渠通舟謬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
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
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
知嚮監行在榷貨務門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
師楚州捷聞以金入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
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

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漣海謀
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
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
而賈實禍僕竊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
蔡出議贖淮陰二城為功洎聞金變即轉攻之師死傷
者六萬璘在兵間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璘
州田訟至有泣愬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
留守建康辟為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

史臺吏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
汝何得憂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迂
權貴恐重為大人累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入
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
緝熙殿疏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
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
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宰相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
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媼姪

敢預邪謀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脩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皆為改容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

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國事至此不敢顧
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
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趙枕夫遣史寅午囑清之父子
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
去璘遂力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
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分建康太平
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團結
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

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民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廟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

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為多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

列傳

宋一百六

婁機

沈煥 舒璘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湯璠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貌孫

歐陽守道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調舍山
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
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
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
學校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
西安縣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
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
疑慮之弊

按宋史刑法志紹興末凡大辟雖刑法相當者多以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奏裁貸減至萃

宋乾道中獻
獄之弊益甚

歷遷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

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
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
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遷太
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
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
已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
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旬間不

許擢監察御史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

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
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
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
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
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
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
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據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
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遂

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為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

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躉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
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
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已及者
予之帝稱善飛蝗為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
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
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
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

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册命機攝中書令讀册祀明堂為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

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為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
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
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
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
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
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

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安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

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諡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學于發璘徒步往謁之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為徽州教授作詩禮誨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達首薦之

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燾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諡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祐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

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
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
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
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
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
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

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為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
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敵使督責邊備假以歲
月當知真偽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
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
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
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

按彦約

約所著昌谷集有直祕閣知潭州謝表考宋史地理志
潭州屬福建路據本傳彥約未嘗知潭州也其謝表有
云仍兼芻粟之官不改封圻之舊與傳所載自湖南轉
運判官遷知潭州正合又云至若猩魑之假息敢令馳

虎之懷安亦指湖南羣
盜言之本傳潭州不悞
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

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
狗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
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
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鄆泚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
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
元礪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世傳遂禽元礪
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遲留以徼重賂時池州副

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
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
諸峒而為之帥悉徼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然世
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
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

按宋史王居安傳
作世傳自經死

擢侍右郎

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
官兼知利州闕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
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牙

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大畧謂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

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歷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願陛下倚忠直如蒼龜去衰佞若蝨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

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取信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
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漢淮
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
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
傳素精史學乞寘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
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

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言下情未通橫
飲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
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飲無可疑者
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
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
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
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

粹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蕙郡初
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
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言於帥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
乃深為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
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
應鈴又力爭訖得請民大感悅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
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
曉諭吏民使知所趨辟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

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聽訟發摘如神事依期結無不心服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去冗吏覈軍籍汰老

弱以次罷行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
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為首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
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
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間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
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為
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
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故政欲圖一旦赫赫

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闖寺言皆謹直識者躉之遷尚左郎官尋為浙東提點刑獄力勾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括三萬戶風采凜然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為之動容屬鹽法屢

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
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
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
湖南轉運判官蕙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
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
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禽蔣時選父子
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
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

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即逝應鈴光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拘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貨以悖人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賊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

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
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徐鹿卿曰應鈴
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
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
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
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

民內其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辟永興令
知臨武縣通判潭州累擢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
偽而辨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
安撫使召為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陳鞿
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鞿起
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
經孫謂廣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
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鞿老繆至此

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鞞門生也前日之
白公事也苟鞞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
閒明通判無罪識者躉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
郎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敷
陳經義隨事啓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
未嘗不稱善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
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謹訐為戒忠謹之
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

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
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不就拜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湯琦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
樞密院架閣選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
請于祠琦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翹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

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寢忤
權相意而琦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
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琦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
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琦生平奉祠間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
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
不許琦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
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琦嘗擇壻得蔣重珍云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

康軍改昭慶軍尋易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以自天子至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以伯父喪予告會行都火應詔言陛下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
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
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
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

火之未然

按紹定四年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
三者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

相史彌遠府獨全蓋殿
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

足見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

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帝讀之感動
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進

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
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
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兼崇政殿說書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橐
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

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猶欲邀功自固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論禁旅貧弱

教習頗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容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
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改辟
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
會要辟兼檢閱文字連丁內外艱成都破遂盡室東下
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
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
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曰帝諭宰相曰人才如

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免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
怨子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
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
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為國子監主簿兼史館
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
今日有微欽時十證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
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霖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子才
謂霖尤無耻請先罷霖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

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為帝言之清之卒詔子才
還朝遷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兼國史
院編修官實錄院檢封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
乃復兼史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
脊杖比校催科饑民嘯聚為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
謫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
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
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變理陰陽大臣

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諡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遂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

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
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
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
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
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耻與泰來同
列七疏力辭帝為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
既去臣豈得獨留帝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
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

利閭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掎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讀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為書行以為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

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為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

已可為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連楚光黃均房巴閬緜劔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閭門事子才繳之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

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行私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
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
修撰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
詩刻而頌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
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悉為補
之蠲黃池酒息秋苗夏稅畸零益平糴倉米又以緡錢
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
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

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鞵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鞵之狀為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柘本遺宋臣宋臣持二碑泣懇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

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無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烜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

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
思見卿故以是命卿其勿疑為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
召者先必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闕請內引奏事宦者
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
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
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
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
懷宴安以鳩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我朝之家

法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為奈
何愈益甚乎言論國之元氣也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闕
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
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
疾苦對帝顰蹙久之即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宋臣有內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
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憂國之真無
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綏官帝

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迂權臣輒竄流子才
請重者量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每直輒召對內殿語
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
公田更七司法正為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為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
不可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
天府獄子才請宥之似道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
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

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去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性孝友在吉州
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芾趙邠發劉
黻家鉉翁皆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
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資賣金帶乃克葬子獻大理少卿
朱貌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
授丞相史嵩之聞貌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
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

丁大全在臺勢燄熏灼天久陰雨貌孫貽書政府言
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大全也
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
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貌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
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馬光祖辟添差江東
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遷太學博士屬帝親
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
倡言學校六士之寃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

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
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
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魏孫奭上疏
言鑿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
必不可遂止魏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
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
魏孫諭導得體衍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
陰寓警戒太子每為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遷宗正少卿母憂服除授祕書
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
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為姦獍孫疏其
弊推春秋尊王紂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
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竒服之禁他所
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復出朝論
紛然獍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
星出東方獍孫力詆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

且曰回天心自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升侍讀
貌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
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貌孫隨時進諫不肯阿附至
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
貌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以疾
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貌孫
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
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

德意以戢暴禁貪為先務郡倉受租榜除斛面取贏之
敞許民自槩量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二令
所在給喪事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
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
為子弟師主人矚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
送乃肯食肉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江萬

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
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
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其謂非才或有迎
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
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為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
吾愧出君上矣授雲霄都主簿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
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
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熈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

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
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
大長老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
亦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
方伯致仕者之常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存太太所以
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遷校書郎兼景憲府
教授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
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徒步出錢塘門唯書

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為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其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帝為動色遷著作郎卒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百二

無一錢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